



男人向左 婚姻向右

继《纸婚》《裸婚时代》后

人气情感作者半夏之恋再触『婚姻软肋』！

NANREN XIANGZUO HUNYIN XIANGYOU



四个女人
四种不同的性格

她们同时遭遇了背叛和被背叛，
她们的婚姻究竟该何去何从？

一本让无数读者争议纠结的小说，
一个能引起共鸣的婚恋故事，关于“围城”，关于“爱情”……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NANREN XIANG ZUO HUNYIN XIANG YOU

男人向左 婚姻向右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男人向左,婚姻向右/半夏之恋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2.8

ISBN 978-7-5113-2844-1

I. ①男… II. ①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98406 号

●男人向左,婚姻向右

著 者/半夏之恋

策 划/周耿茜

责任编辑/棠 静

责任校对/王京燕

装帧设计/玩瞳装帧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00 1/16 印张 19 字数 350 千字

印 刷/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2844-1

定 价/30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
男人向左，
婚姻向右
NARENNXIANGZUO · HUNYINXIANGYOU

- 第一章 大难不死 / 001
- 第二章 幸福生活 / 029
- 第三章 往事如烟 / 052
- 第四章 感化不良之师 / 074
- 第五章 幸福破灭 / 094
- 第六章 网络奇缘 / 114
- 第七章 不该的背叛 / 135
- 第八章 不改的背叛 / 160
- 第九章 父亲生病 / 180
- 第十章 情敌出现 / 205
- 第十一章 相伴相离 / 230
- 第十二章 想要离开不容易 / 254
- 第十三章 终点又回到起点 / 277



第一章 大难不死

北方的冬天可真冷，我除了蜗居在家，根本就不敢出去。我慵懒地靠在沙发上看着小说，果然很惬意。

阳光透过落地窗打在脸上，暖暖的。我起身，把白色的纱帘拉下来，室内顿时如梦境般朦胧，斑驳的花影照在充满淡淡墨香的书上。我反复思考简·爱说的话，总觉得女人争取平等是在表面上，真正做到灵魂平等很难。

灵魂到底是什么样子？这个问题光靠思考是没有答案的。正在琢磨着，手机响了，我拿起电话，只听对面传来好友梦影的声音，她在电话那头火急火燎地说：“紧急集合，我出事了！”

梦影和老公离婚却同居在一起。所谓出事，不过是她和某男约会被发现，她老公气极难忍。

半个小时后，我来到位于购物街旁边的“畅怡”咖啡厅。进了咖啡厅，人不多，只有几对情侣，而梦影坐在靠窗的位置。

“什么事，这么着急？”

梦影招呼服务生给我点了一杯蓝山咖啡，然后，才轻叹道：“我和王胜利真的要分手了！”

“这次是真的？”我颇感意外。

“我和王胜利离婚三年了，却始终住在一起，我们看似恩爱夫妻，其实不然，哎。”

梦影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昨晚我和一男人约会去了，第二天早上刚一进门，王胜利就像我被人绑票了似的，紧张得要死。”说到这儿，她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一支香烟，刚要点上，我瞪了她一眼，她乖乖地收了回去。

“忘了，忘了。”她笑吟吟地说。

“下不为例！”

“你直接和王胜利说你去和男人约会了？”我迅速环视了一下四周，压低声音问。

“是啊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”她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反倒是理直气壮地白了我一眼，好像不和别的男人约会才是不正常的。



“哎……怎么说你啊，王胜利是个男人，最起码的尊严你要给他吧？”我看了看梦影，叹一口气，这时的她就像在课堂上给我捣乱的学生，一副顽劣相。

“我们已经离婚了。”她这次端起咖啡，优雅地喝了一口，脸上的表情还是像谈论天气那样云淡风轻。

“嗨，我说，你这么无所谓，干吗火急火燎叫我来啊？”我狠狠地瞪她一眼，端起咖啡极不淑女地喝了两口，正打算责骂梦影小题大做，一抬头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。

“好久不见！”一张俊美得近乎邪恶的男人的脸出现在对面座位上，他扬起手朝我微微一笑，然后站起身朝我走来。

“好久不见！”我也点点头。

“哎哟，这不是王子辰吗？快坐！好久没看到你了，都想你了！”梦影嬉笑着，不时向我投来戏谑的目光。我看她这个样子，真想一掌拍死她。

“见到初恋情人，没有别的要说的吗？”梦影狡猾地笑笑。

“过来坐吧，好久没见了。”这种场合，我更要装出不在乎，我指了指身边的座位，对王子辰说道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约的人来了，改日请两位美女吃饭啊！”子辰用手指了一下旁边的座位，保持着经典的绅士笑容，走了过去。

他背对着我，我清晰地看到了坐在他对面的女人，很年轻，一头大波浪，唇红齿白，眉眼之间眼波流转，很有风情。女人也朝我看过来，我们相互点头示好。

“别看了，咱们继续说咱们的。”梦影看我注意力不在她身上，对我说道。

“是男人就受不了自己的老婆找别人。”我摇摇头，“你还是收敛点吧！”

“受不了就离开呗，我巴不得他离我远点呢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分手吧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放爱一条出路吧。你经常夜不归宿不说，还以此刺激同居前夫，我是男人也不能忍受！”

“他死活不走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我说和别的男人风流快活了一夜，他却说我肯定有难事瞒着他，死活要我说出来替我分担。我刚创业那会儿有多难，他啥时候体谅过我？这会儿想起体谅我了，他说的这句话整整晚了三年啊。”梦影慷慨陈词地痛斥王胜利。

“哎……”关于她和王胜利，我唯有一声叹息，梦影做事从来都是干净利落，从不拖泥带水，偏偏涉及婚姻，就是不能果断处之。

其实如果真的让梦影和王胜利分开，梦影不见得能接受。之所以又不复婚，在我看来，就是梦影有了自己的事业，她想在王胜利面前得瑟一下，趁机会把家庭地位提高一下。

梦影嫁到了外地，自己做了几年生意赚了些钱，在我待的县城也买了一套房

子，心情不愉快的时候，她就回来住一阵子。这次，她前脚回来，她老公后脚就跟来，女人始终躲，男人追着不撒手，这在我的生活圈中还真是少见。梦影对付男人的手段，果然不是盖的，我从心里就服她。

“一个电话我就能让几个男人立马出现，可惜你们仨，我也就能唤得动你。”梦影说完立刻躲闪，她知道接下来我就要暴力她，不过，今天我没用包砸过去，毕竟，不远处坐着王子辰。

梦影说的三人就是王菁菁、我和尹静瑜。

“丹丹，最近有个同学聚会，你也来吧。”我和梦影谁都没在意王子辰身边的女人什么时候离开的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子辰已经坐到了我旁边。

“初中还是高中？”我随口问。

“高中，元旦大家正好都休假，我难得回来，所以，想聚聚。”

“哦，不忙的话，我就去。”我搪塞道。

“拿来！手机！”子辰一只手掌张开，滞留在空气中，他还是那么霸道。再怎么，也是幼儿园到高中的同班同学，所以，尽管我有点不情愿，最终还是掏出手机递了过去。

他神情专注地输入一串号码，然后我看他思忖了片刻，输上“王子辰”三个字。他抬起眼，轻松地笑了一下。一丝隐隐的惆怅涌上心头，六年前，我的手机里曾经出现的是“爱辰”俩字，而他的手机上经常闪烁着的也是“丹丹”。

我，叫王丹。

“喂！怎么不要我的电话啊？”梦影坏笑。我脚底用力，踩到梦影的棉靴上，梦影疼得直吸气。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子辰尴尬地笑了笑，等待梦影给他报手机号。

输完号码，子辰话锋一转，对梦影说：“你是个女中豪杰，小弟我不得不佩服啊！”他操着我很少见的职业性笑容。

“切，你们是吃肉，而我，有肉汤喝就不错啦！”梦影说。

我突然有些害羞，然后说：“我想回去了。”然后转身拿起挎在椅子上的背包。

“怎么？这就要走？只喝咖啡能当饭？”梦影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故意逗我。

我不动声色地再次使劲踩她的布面软靴，她疼得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但她马上很配合地对子辰说：“今天给你省下了，我也想回去了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改天赏光，我送你们吧。”子辰站起身，顺手招呼服务员买单。

我和梦影走进他的灰色本田 CRV，只听我妈对我说过，子辰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。按我的理解，在 F 市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还能有二十来万的私家车，在我的同学中，也算是风生水起。

我漫不经心地选了几样儿子喜欢吃的零食，就站在超市收银台附近等梦影，



突然胃剧烈地痉挛起来，我蹲下身来，蜷缩在角落里。

不一会儿，梦影和子辰手提花花绿绿的袋子出来了。我若无其事地站起身，艰难地挤出一抹笑容，跟着他们上车。

“喂！这么多年，还放不下啊？”梦影坐到我的对面，我蜷缩在卧榻上，用抱枕用力顶住我的胃，我唯一的感受是胃里翻江倒海，阵阵刺痛。

“我没心情和你说，疼死我了！”我端起梦影给我倒来的开水，喝了两口。

“我还不知道你吗？情绪特别激动就会胃部痉挛，纯属自虐！”梦影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。

“我不自虐，能怎么办？难道揪住他的领子，然后逼他说为什么当年那么决绝地离开我吗？呵呵，恕我做不到。要问，当初我就问了。”我发自内心地苦笑了一声。

“他就是为了前程放弃你的！我们仨背着你曾经开会研究过问题的实质，为他，不值得！”梦影的声音很大，她在卫生间洗手，水流声把她的声音淹没了一些。我假装没听清，等她站在我面前重复这些话的时候，我说：“有些事，你们是不知道的，算了，改天再说，我累了。”

“嗯，本来想和你一起吃火锅，那我可把买的这些拿走了啊！王胜利那个东西不见得给我做饭，我还是喂饱了他，才有力气和我吵架啊！”她说，自己就哈哈笑了起来。我没理会她，她开门离去，我悄然入梦。

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两点钟，我的身上多了一条薄毯。

“醒了啊，还想睡的话，就去卧室吧，我看会儿电视。”李静涛说着，然后拿起遥控器，漫不经心地开始调台。

我“嗯”了一句，想坐起来，但浑身还是没有力气。

我重新躺下，然后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老公，我胃疼。”

他并没有看我，找到一个赵本山的小品，看得津津有味，还不停地大声笑。

我以为他没有听见，不过，又过了一会儿他转向我，说：“怎么搞的？吃药了吗？”

“不要看电视了，静涛！我胃疼，你竟然笑得那么开心！”我夺过他的遥控器，按下开关。

“你真不讲理，你难受就好好待着去吧，我看会儿电视都不行啊！”他不耐烦地抢过遥控器，又打开电视。

我的眼泪顿时汹涌而出，努力站起身，走到卧室。

其实，我清楚得很，结婚四年，关于我的病，他已经麻木。刚结婚的时候，只要我稍微不舒服，他就会寸步不离，即使我睡着了，他都会不眨眼地看着我睡，直到确定我不会再犯，才会去休息。

我隔三差五就会犯病，要么胃病，要么哮喘。是人都会麻木。可是我还是会觉得委屈。

我对自己也麻木了，人就是这样，当一种折磨变成习惯，你也就习惯去承受了，老话说得好：没有吃不了的苦，只有享不了的福。

我去卫生间洗脸的时候，眼角的余光瞥见李静涛依然饶有兴趣地看本山大叔，我已经止住哭泣，眼泪换不来真正的关心，即使能换来最起码的同情，可是，我需要吗？

我抬头看了看我和静涛的婚纱照，他的笑很干净，我的笑很纯美。我哀叹一声，劝自己，待会儿如果他来表示一下关心，我就不计较了，日子还要过，这不算个啥事！

哎……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，亲情的考验！

刚躺下，收到一条信息。是王子辰发来的，说实话，看到王子辰三个字，我的心还是一颤，打开信息：“胃好些了吗？”映入眼帘，心里顿时暖暖的，但随之而来，还是惶恐不安，毕竟，他是我的婚前男友。都四年了，子辰竟然看出来我胃疼，真令我意外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发出：“没事了，谢谢。”几个字。

又睡了一会儿，我听见卧室的门被人推开一个缝，我以为是静涛，所以，赶紧又闭上眼睛装睡，我翻了个身，把背影给了推门的人。

“妈妈！”浩雨小心翼翼地走过来，脚底没有一丝声音。

看见可爱的儿子，我任何怨气都没有了，抚摸着儿子的小脑瓜，幸福地看着他。

“妈妈，浩雨要吃好吃的。”儿子摇晃了一下我的大腿，祈求道。

“在餐桌上哦！”我笑着说。

“嘿嘿！”儿子突然从身后扯出一包可比克在我眼前晃了晃。

“小东西！”这时候，浩雨已经把原味的可比克放到我的嘴里。我满足地笑，和静涛那一点不愉快早就烟消云散了。

“妈妈，别让爸爸看见。”儿子嚼着薯片对我说，他的表情真可爱，他把胖乎乎的手指放到嘴边噤声，搞得很神秘。

“嗯，妈妈去做饭啊！”我毫不犹豫地下了床，心甘情愿地去做晚饭。

过了一会儿，静涛来厨房告诉我他要到地下室去修插座，说是怕烟味呛到我。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？他的行为不是证明了他是在乎我的吗？

纠缠我近二十多年来的过敏性哮喘，已经使我身边很多人草木皆兵。可是，对于病痛，我也已经麻木。

婚龄四年，我却还像谈恋爱时候一样患得患失。或许是我的心态需要调整。



静涛从婆婆家带回来的饺子，我精心做了点儿面条。虽然擀面条的时候，胃还是一阵阵地痉挛，额头不断渗出细密的汗珠，不过，看到自己颇为骄傲的劳动成果，还是很开心。

面条又细又长，还根根不断，这是我反复练习的结果。刚结婚那会儿，知道静涛爱吃面条后，我曾经偷偷练习擀面条，手指上都磨了好几个水泡。

四年的婚姻生活，我才逐渐懂得，女人会做的事情太多，就等于自动解放了男人。以至于，李静涛同志从来不下厨房。

碧绿的几叶菠菜，配上细腻透亮的白面条。在碗里滴几滴香油，真正的香色俱全，就连我胃不舒服，都有吃的欲望了。我给自己盛了一碗面汤，坐在餐桌前。儿子皱了皱眉头，很为难的样子，我知道，他不喜欢吃面条，我赶紧给他打预防针：“浩雨真乖，吃点菠菜，喝点汤，吃几个小饺子，就会长得很快哦！”

浩雨紧蹙的眉头一下子舒展开，他挺挺胸脯，用手拍了两下，笑嘻嘻用他稚嫩的声音说：“嗯，好好吃饭，长大个！”

看着孩子自信满满的样子，我发自内心地开心，可是，我却看到李静涛深埋在碗里的脸露出的愤怒眼神。

“吃饭就吃饭！哪里那么多废话？！”李静涛发火了，他放下碗，怒目圆睁，一副要吃人的样子。

孩子感觉很委屈，顿时安静下来。他默不作声地低下头，伸出筷子，夹了个饺子，低下头就吃。此刻，我讨厌死了这个男人，再也没有吃饭的欲望，我站起身，把椅子向后拉了拉，不看李静涛，只扶了一下儿子的肩膀，慢慢走进卧室。

之所以我和浩雨都没有特殊反应，是因为我们都习惯了。习惯了他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发怒。

我承认，静涛温文尔雅，不像别的男人偶尔爆粗口。我也承认他对家庭很负责任，一切能动手自己做的事情，绝不花钱或者求人。我更承认他安静，甚至于没有朋友，更别提酒肉朋友。

可是，我快受不了了，他总能把本来就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瞬间变得乌云密布。一股莫名的压抑再一次把我推向黑暗。

儿子吃完也知趣地搭积木去了，可是我却喝不下一口面汤。

生活本身就如此琐碎，琐碎到我无法忽视必经的每一个细节，因为太多的不契合。当一切逐渐演变到和你的梦想越来越远的时候，你会怀疑你是否曾经快乐过，也会怀疑当初的选择。

我听到静涛打开电视调台的声音，我拿了睡衣，去卫生间洗澡，很快躺到床上。

他的大手覆上我的胃，我不说一句话，只是执著地拿开。他以为我的胃又开

始抽搐了，然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“我不疼。”最后一次拿开他的手，我扭过头去，客客气气地说。

“哦，不疼啊，不疼就好。那，这里疼不？”他突然隔着我的胸衣捏到了我的要害部分，一阵疼痛和酥麻的感觉顿时袭来，我不由得吸了吸气。然后，再次推开他。

“静涛，你别这样，我们谈谈！”我有些生气地说道。

可是，他却仍不罢手，我被他逗弄得说话都不流畅了。我见他仍然没有要谈的意思，真的生气了，我奋力挣脱他，坐起来，靠在床头。

他躺下，不做声，闭着眼睛听我说话。我尽量保持平常语气，说：“如果你有不愉快的事情，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，说出来比较好一些。”

“没有。”他干巴巴说出两个字。

“我不怪你忽略我胃疼。可是，我抗议了很多次，你不能把孩子当做大人来看。浩雨还不到四岁，你不能不顾他的感受。总这么下去，孩子会得自闭症的。我们之间有什么不能沟通吗？你那样迁怒孩子？”像今天这样的无名火，每天他都要发很多次，我除了把我的想法诚恳地说出来，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

他像木头一样躺在我身边，丝毫没有反应。

我承认我有职业病，解决一件事情，总想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办法。可是，李静涛是谁啊，闷棍一根，任凭我苦口婆心，他仍是一副无动于衷的神态。

我可以忍受的事情有很多，唯一不能容忍的是被人如此忽视，况且，他是我的老公。

我浑身开始发抖，眼泪止不住地流淌，如果说女人是水做的，我承认，我如水的一面都化作了眼泪，我是太脆弱，悲伤也来得太容易。我的声音还是带着强烈的颤抖，我说：“说话！你不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？我们需要沟通，你不能这样！”

李静涛一个鲤鱼翻身一下子把我拉到身下，他用大拇指蘸蘸我的眼泪，然后抹到我的嘴里，随后，他的嘴唇也贴到了我的面颊，轻声说：“谁说不和你沟通来着？”

“那你说，是嫌我给浩雨买零食，还是什么？”我没有推开他，眼泪汪汪地盯着我身上的男人，祈求他给我一个答案。

“我疼你还疼不过来，哪里嫌过你？”

他的嘴唇堵住了我接下来要说的话，他突然吻住我，我双手用力捶了几下他的背，试图让他放开我，可是，我被他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再也没有挣扎的力气。

“这样的沟通方式是你最喜欢的，我就知道。”他腾出嘴唇，急促地说出这句话，还没等我反驳，他的吻便一路向下……



看着眼前充满情欲男人的脸，我无法抗拒，他总是能在我情绪最最低落的时候，唤醒我身体里缺失的欲望。

又一次完美的性爱，四年来，我们每一次几乎都是相互满足，又相互渴望。

尽管我的身体非常愉悦，可我仍不喜欢这样的道歉方式，在我看来，我们唯有在床上是最为契合的，除此之外，有太多分歧。

静涛去了卫生间，临走之前，还帮我把被子扯在身上，他的温柔体贴在一瞬间感化了我。我开始自我反省，既然这个男人的性格不好改变，我愿意改变我自己。

我总是不断突破自己的底线，殊不知男人都是这样一步步给惯坏的。

后来的日子，我才逐渐懂得了，女人可以善于妥协，这点很珍贵，但是，若是一味妥协，那么就太廉价了。

早餐后，我自告奋勇地提出自己去送浩雨学画画，以往都是李静涛接送，像今天这样的雾蒙蒙的冷天气，更不例外。

“天挺冷的，你就别给我找事了，在家待着吧。”他把喝完豆浆的碗往餐桌上一推，白了我一眼。

“我想顺便出去散散心。”我依然保持平时的语调，其实，他的态度已经让我极为不悦。

我承认，我是个病秧子，过敏性哮喘会随时发作，可是，我不想把自己看得太娇气，必要的时候出去走走怕什么？我对于病痛的观点一向是：不可太重视，不可不重视。

他如此限制我，令我很不高兴。

“我还是想去。”我说。

我走出卧室，抓紧时间换鞋。这个时候，我才注意到，李静涛已经穿戴整齐，坐在沙发上，他看着我忙活，脸阴得很沉。我说了句“我们走了啊”，他又甩给我硬邦邦的一句话：“病了别和我说啊！”

我假装没听到他的话，拖着孩子向门口走。浩雨抬起头，我看出孩子眼里对李静涛的恐惧，他用眼角的余光瞥了李静涛一眼，然后胆怯地小声说：“妈妈送浩雨，妈妈送！”

“好的，妈妈送。”我把浩雨推出门外。

刚一出门，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感觉呼吸都顺畅了很多。

冷风习习，确实有点冷。

嗓子有些干痒，好在“飞翔”培训班很快就到了。和儿子道别，我就去了菁菁的美容院。

菁菁的美容院是上下二层的门脸，他们一家住在二层。

“大老虎好模范啊。”我看见菁菁的老公张虎正在用拖把卖力地擦门口的水磨石。他看见我来，先是嘻嘻一笑，然后很亲切地说：“丹丹来啦，快进去。”

菁菁比我大十一岁，我小时候，她经常抱我。我叫她菁姐。而她，也真的把我当做妹妹一样。我也乐得做这个妹妹。对于张虎，叫“大老虎”我倒是觉得蛮亲切的。

我推开玻璃门进去就见菁菁迎出来，我发现她阴着个脸，眼睛红红的，我问她：“怎么了？”

菁菁并没有理会我，我看了看脚下光洁鉴人的地板，一闪身就坐到吧台一边的电脑前了。再看看门外的张虎，他还是猫着腰，极其仔细地擦地。

“你还不快滚回屋里来！”菁菁拉开玻璃门，大声呵斥道。

我并不惊讶，如此情景已经司空见惯。我若无其事地打开电脑，继续乐此不疲的偷菜游戏。

张虎拎着拖布站在玻璃门里面，他站定，不说话。我不想让他太难堪，我刻意不去看他。

“你真不知道什么叫丢人现眼，我用你去给我拖门口啊，闲的你！”菁菁又是一阵咬牙切齿的谩骂。我感到极其刺耳，转过脸去，皱皱眉头说：“菁姐，有话好好说，温柔点。”

“我！我温柔不了！就他——”菁菁伸出食指，指着张虎，满脸的苦大仇深。张虎低着头，放下拖把灰溜溜地向里屋走去，他只轻轻嘀咕了一声：“不擦就不擦呗！”随后就听见他上楼的声音。

“丹丹，快让他把我气死了！”菁菁自己用手平复自己的胸口，然后坐在离我一米多远的沙发上。

“行了啊，你不发飙就不错了。”我停下鼠标，开玩笑说。

菁菁用梳子整理自己的卷发，对着沙发对面的镜子把头发放下来，用手抓来抓，侧过脸去欣赏自己，然后，长舒一口气说：“我说过那么多次了，不许一个大男人干家务让外人看见，他就是不听！专和我作对！”

我笑了笑，说：“那就别让他干了，就看不见了。”

“他敢！他试试！”她眼睛向上翻了翻，把握十足。

我抬头看了看她，这么蓬松慵懒的发型，实在不配如此干练、强悍的一种脸，我朝她摇了摇头，在自己的头上比画了一下，意思是还是把头发挽起来吧。

菁菁很熟练地把头发挽起来，左右端详妆容一新的自己，满意地笑了笑。然后她走过来，趴在电脑桌前看我玩，她说：“张虎蹬鼻子上脸，现在总想反抗我，我说东，他就指西，还反了他了！”

菁菁的语气平和多了，但话里话外依然透着霸道。



“他也够不容易的，这么多年，委曲求全在老丈人家，我看着挺可怜的。有什么话好好对他说，当着我的面，你就给他点面子吧。”

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张虎寄人篱下，委曲求全，一过，就是十六年。如今，他们的儿子张宇（小名灿灿）都十五岁了，她还像训斥孩子一样对张虎呼来喝去的。不过，我绝不主张菁菁也像我一样，总梦想着以温柔取胜，事实上，婚姻里的温柔是免费的午餐，男人吃起来好像很没味道，不知道珍惜。

“屁！难为情？他自找的！”菁菁还是满不在乎，咬牙切齿地继续数落。

“你可小心啊，物极必反。他又不是吃软饭，人家为啥要总是忍你啊。”

“他不敢！”菁菁依然盛气凌人，可是，接着，她就开始叹气，她说，“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哎……这就已经很有苗头了，他接个电话，我问问，他特别不耐烦。现在翅膀硬了，哎……”说完，她似是陷入了沉思。

我手机的信息提示音，打断了我菁菁的谈话。没等我动手，菁菁就从我的随身包里拿出手机，她扫了一眼手机屏幕，然后坏坏地笑，她说：“你和子辰还在联系啊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子辰接二连三给我信息，我有些不安。鼠标划拉着我QQ上的好友列表，我表示对信息漠不关心。其实，我很想知道子辰发的内容。

“同学们聚聚，晚六点钟，小区门口等你。”菁菁不紧不慢地念出信息。

还没等我说什么，菁菁就又开始坏笑，她说：“真没劲，我以为你俩有猫腻呢。”她一副很失望的表情。

我对菁菁说我不想去。我说的是心里话，结婚四年，家庭琐事已经把我磨炼成了名副其实的宅女。柴米油盐逐渐主导了生活，已经没有激情去享受自己的空间。况且李静涛知道子辰是我的婚前男友。手机里多出了王子辰的电话号码，我已经很不心安，何苦再要面对旧人，想那些不干穿衣吃饭的奢侈爱情。

“不去，就表明你还在乎，还是去吧。趁现在没顾客，我给你护理一下皮肤。”菁菁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试图从我的表情中寻找我心底的真实想法。

菁菁拉起我的手就往里屋美容床上按，说实话，我很不情愿。她的店开张了半年了，我只在开业之初免费做过一次皮肤护理，我没有花钱做美容的打算，也不想总是蹭。

为了朋友倾囊而出，下刀山火海，在我看来，只有小说或者电影上的人这样做。我生活里的人，都是为了斗米劳累奔波的，所以，不斤斤计较就算不错了。

“不行，我呼吸有点不好，躺不下。”我从美容床上坐起来，轻咳了几声，然后笑了笑。

菁菁不由我拒绝，拿了个高点的枕头，把我的头使劲按下。我知道，她在向我表明，免费的几次护理，姐姐她还是送得起的。

菁菁递过来我的随身包，我拿出喷雾，按压了两次，呼吸道一下子显得轻松了很多。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预防过敏性哮喘急性发作的喷雾，我随身携带。

我再起身就显得太矫情了，只有心安理得地享受菁菁给我服务。她手指的动作倒是极其温柔，我开玩笑说：“你平时对大老虎也这么温柔，就不至于吵架了。”

菁菁对我说的话表示嗤之以鼻，她顺势把话锋再一次转到我身上。菁菁问我：“当时我只听说是王子辰甩了你，后来到底是为什么分手的？”

我很少提起我和王子辰的恋爱和分手，倒不是因为我被他甩有多么伤心，主要原因是因为人际关系交集太多，我不想谣言搞得我们两个人相处不自在。

不过都六年了，无所谓了，王子辰在F市，我在县城，记忆也已经逐渐模糊。

既然菁菁问我，我也不再掩饰，我如实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具体原因，突然有一天他出现在我的校门口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‘移情别恋对于我来说是常事。’”

“我晕，这么简单？”菁菁听到我当年被甩得这样干脆，当然义愤填膺。

“嗯，就这么简单。”我淡淡地回答。

“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为什么移情别恋，恋的又是谁？”菁菁好奇地问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问的欲望。一年后，我才知道，他移情别恋的对象是刘静。当时，我的确很吃惊。

我的电话又响了，菁菁拿过来一看说：“是子辰的。”

我想子辰是想说聚会的事，我对菁菁说：“你接吧。”

菁菁按下免提，她说：“是子辰吧？丹丹在我店里，她去楼上了，我叫她不？”从小，子辰就随着我喊菁菁姐姐，他俩并不陌生。

听筒里传出王子辰的声音，他说：“菁姐啊，好吧，你转告诉她，晚上我把马坤璐和赵娜捎回去，我们几个同学聚聚，听孟秋说她有事，你问问她能不能错开时间。”

菁菁挂掉电话对我说：“小子，花花肠子还是那么多，你不去？你怎么说不去？都两年不见马坤璐和赵娜了吧？”

马坤璐和赵娜是我上高中时的死党朋友，子辰和她俩并不熟，这只能说明一点，是他特意邀请马坤璐和赵娜的。无须思考，我必须去。

不多一会儿，又收到王子辰一条信息：时间不变，小区门口等你。

关于王子辰，爱没有那么深，所以也没有恨。我的想法既简单又单纯，既然毕业后要靠相亲解决婚姻问题，就给自己一个机会，王子辰毕竟是知根知底的。我虽然谈不上喜欢他，但也绝不讨厌他。

和子辰分手，也很简单，当他完全把感情倾注在我身上的时候，他没有得到我的回应，当我真正开始接受他，他却离开了。

我这一生中，唯一开始的爱情，未能成长，便已夭折。



接浩雨之前，便是菁菁在我脸上和身上高谈阔论的时间，脸自是不必说，在她的精心护理下，我的皮肤泛着白而亮的光泽，一看就是美容院效应。说实话，我不太喜欢这种皮肤，给人镀了一层保鲜膜的感觉。看上去，总会使人不由自主地发出岁月走远的感慨。

妆容玲珑有致，显得人淡雅恬静。菁菁还一再嘱咐我晚上出门前要重新化妆，我笑了笑，算是回应她。

本来像今天这种情况，我是会带着孩子在菁菁家蹭饭吃的，可是我出来的时候，静涛不很高兴，所以我决定回去做饭吃，毕竟大星期天的，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，说不过去。

我和浩雨站在防盗门外，孩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敲门，一边吸着气，跺着脚，一边说：“快点，快点！”

李静涛刚把门打开，孩子一下子就冲到卫生间撒尿。

李静涛拿起遥控关掉电视机，板着个脸对着卫生间又是一通数落：“看你这猴急的样子，真没出息！辅导班没有厕所吗？”

类似的情景已有很多，我也有点麻木。当然，也有极少的时候，他看到孩子尿急的样子，轻笑一声，然后无奈地说：“这孩子。”

看到他阴得越来越沉的脸，感到特别压抑，我默不作声换了鞋，冲卫生间说了句：“浩雨，你先自己玩儿，妈妈去做饭！”

“嗯！”孩子回答得很干脆。

煲了米饭，做了浩雨非常喜欢的素炒香麦和尖椒土豆丝。又用微波炉热了俩馒头，因为李静涛不喜欢吃米饭。

刚开始吃，李静涛又开始责骂，他的眉头紧蹙，一副不耐烦的语气说：“三个人吃饭，两个人不吃米饭，干吗还要煲米饭？知道我不吃辣椒，炒土豆丝就不会不放辣椒啊？”

浩雨忽闪着眼睛看着李静涛，夹菜的筷子滞留在空中。

我非常气恼，但我不想和他正面发生冲突，我把音调升高八度，对浩雨说：“儿子！快吃！你是要靠多吃饭长大个子的，妈妈多吃只会多长肉肉哦，妈妈尽量做你爱吃的哦。”

静涛更加愤怒，我看到他的胸脯因为喘粗气不断起伏。我转身非常客气地对李静涛说：“不喜欢吃尖椒那你就吃香麦好了，就当是我炒了一个菜，你不是说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，不是为了好吃才吃吗？”我的话不冷不热，不阴不阳。平日里，浩雨挑食，他总是说吃饭是为了吃饱不是为了好吃才吃，这不，我引用得恰到好处不是？

李静涛看了看我，隐忍地吞了口气，不再说话。

我心里有一瞬间充满了较量胜利后的喜悦。可是，随即一种失落莫名而来，我和静涛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但也不愁吃喝，为什么总是过得如此不快乐呢？

我最最受不了的是男人和女人斤斤计较。所以，我没办法心甘情愿地仰望他，崇拜他，进而进一步疯狂地迷恋他。我发誓，从来没有。

因为对方的执著追求，然后为了结婚而恋爱，或许，这就是我悲哀的根源。可是我想，日子过成什么样，完全取决于自己。只要你不停止追求幸福的步伐。

我担心浩雨总在这种情况下吃饭会消化不良，所以我就和他闲聊了起来，问他今天书画班有什么趣事。孩子的烦恼去得也快，很快我们娘俩就又说又笑。

收拾好碗筷，我赶紧吃了两片地塞米松，这是一种激素药物，因为我感觉嗓子痒痒的，呼吸满满的，这些都是过敏性哮喘发作的征兆，我要为晚上的聚会做好准备。吃完药，又喷雾了两下，我就去卧室休息。

静涛见我躺下，也走进屋里来，我把聚会的事对他说了。静涛听说后，一副极为不满的神态。他说：“你就不会好好在家待着啊，等你病了，我还得伺候你。”

“你是不想让我去？”我随话搭话。

“随你的便，我不愿意，有用吗？”他一只手搭在脑门上，语气生硬。

“我已经答应了，既然你不高兴，下次我就不去了。”我坐起来，温柔地看着他，也算是请求他谅解我。

“你说你身体这样，在家上上网看看电视多好啊！神仙过的日子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只要有人叫出去，你就高兴得跟什么似的。”

静涛的话刺激到我了，他怎么可以这样武断地说我，好像我出去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我刚想咆哮一句：“李静涛——你什么意思？”然而，我没有。好吧，我忍。我用手掌用力平复我起伏的胸口。人家打着关心我的旗号，我有什么可反驳的？

在他眼里，我只有在家待着，不受风吹日晒，我就应该比任何女人都要感到幸福。

任他怎么说，我不反抗，蜗居久了，我也懒得出去，所以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赞同他的说法。

静涛的反应我一点也没感觉意外，相反，我突然很自责，我怎么会随便猜疑我老公呢？他的话应该是从关心我的角度为出发点的，只是表达方式生硬了点儿，于是，我趴在静涛的身旁，看着他说：“静涛，不许生气，我有分寸，我没事。”

我不喜欢为了一件小事没完没了闹小脾气，如果总是闹，我恐怕一天到晚都不会有个笑脸的。

“穿暖和点儿，别忘了带上药，别回来太晚。”静涛可算是说了句安慰我的话，

